

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

讲好美丽中国的生动故事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曲艺人不仅是在表演和传承传统艺术，更要观照现实、反映现实，说新唱新，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文联十大大、中国作协十大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作为一名从业近50年的曲艺工作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大鼓传承人，现场聆听重要讲话，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梅花大鼓又名梅花调，是一门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传统曲艺，历经几代创作者千锤百炼，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唱腔体系和音乐程式。它擅长抒情，旋律徐缓，以腔取胜，以情动人，为观众所喜爱。无论是去农村、工地演出，为基层群众带去欢声笑语；还是进校园、社区推广传统艺术，辅导曲艺爱好者；或者参加全国曲艺传承人示范交流展演，我都能感受到曲艺深厚的群众基础。

人们喜爱曲艺，听其中的味儿，也琢磨其中的理儿。曲艺兼有审美、娱乐、教育、认知的功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曲艺人不仅是在表演和传承传统艺术，更要观照现实、反映现实，说新唱新，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2020年大年三十晚上，在电视上看到医护人员逆向而行，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画面，我哽咽了。都说曲艺是文艺轻骑兵，我作为曲艺老兵，虽然上不了前线，但也要尽己所能，用作品为白衣战士鼓劲。于是我还联系曲艺家崔琦、韩宝利老师，开始合力创作。年逾古稀的韩老师连夜谱曲，凌晨4点完成了第一稿。待音乐编辑将电声伴奏做好传来，我拉着女儿到播音效果较好的卫生间里开始了排练。女儿一手举着手机放录音，一手拿着另一个手机录我的演唱，我一遍一遍地反复演唱，力求达到最好效果。整整录了9个小时，直到深夜才完成作品《天使颂》。以鼓曲形式讴歌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为抗疫宣传贡献一份力量，这一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曲艺接地气、抒胸臆、反应快的优势，体会到生活和人民是曲艺说新唱新的源头活水。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密切曲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仅仅靠吃老本，还要有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观众的审美品位提升了，文艺产品的选择多元了，曲艺更不能松懈。有一次，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天津录制一组曲艺节目，我拿到的是一段以三峡为题材的梅花鼓词《峡江图》。本来只用梅花大鼓的形式稍加变化即可，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气势磅礴，若是以交响乐作为伴奏，更能唱出祖国山河巍峨雄壮的气势。于是，我先创腔，后邀请作曲家帮助配器，一起打磨了很长时间。等到电视台录像的那一天，音乐响起，号子声传来，船行江上，山水恢弘、云雾缭绕的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与鼓曲演唱相得益彰。那一刻我知道：一切都对了！

2014年，梅花大鼓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作为传承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何做好活态保护，把自己所学更好地传承下去；如何发展各种表演手段，把曲艺推向一个新高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课题。传承传统曲艺，不仅要有新一代演员、创作者，还要有新一代观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传统艺术永远活跃在舞台上。现在，艺术院校在培养演员、伴奏员、词曲作者、理论研究人方面已初具规模，培养观众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任重道远。

还记得1984年，中国说唱艺术团赴国外演出，那时候我才20多岁，是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有一天，我们在能够容纳三四千人的场地演出。第一次站在国际舞台上，面对这么多外国观众，我的忐忑可想而知。担任领队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我快上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别害怕！”我站到舞台上，刚开始表演就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这让我立刻放松下来，全身心投入演出。那一次，我深刻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华民族的璀璨艺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也不缺少掌声和喝彩。

这么多年走在传承梅花大鼓的艺术道路上，我丝毫没有动摇过。曲艺的芬芳带着泥土味，曲艺的光彩折射现实人生。这门艺术积淀着中华文化的宝贵传统，我愿守护它、传承它、发展它，潜心创作、锐意创新，努力拿出更多表现人民群众、反映时代风貌、弘扬中国精神的精品佳作。

(作者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焕发中华曲艺的当代魅力

籍薇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纵横谈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建设，给文学提供了壮实其根、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一批体现美好生活需要、记录美丽中国进程、贯彻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作品，拓展着文学的新视野新空间，成为新时代文学一条绵延有力的“长线”。

盎然绿意赋予文学 生机活力

文学创作特别是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必须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从时代脉搏中感悟艺术脉动。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人民的企盼，关系民生福祉和民族未来。从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塞罕坝造林、毛乌素治沙，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力度大幅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神州大地绿意盎然，不断激荡着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造灵感。

新时代生态文学通过丰富多样的作品记录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故事。刘醒龙《上上长江》、张中海《黄河传》、任林举《躬身》将生态变迁与国计民生结合，从历史的沧海桑田写到现实的绿水青山；何建明《那山，那水》、古岳《源启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深入现场，对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工程、重大事件作“时代报告”；阿来《山珍三部》、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以小说方式凝练对生态世界的思考；半夏《与虫在野》、李元胜《昆虫之美：渤海寻虫记》以博物学眼光书写昆虫世界的诗意……

随着对生态的认识不断深化，作家们的关注视角也在发生改变，生态文学的内涵外延持续拓展，内容形态更加丰富多样。作家徐刚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大森林》和近期创作的《自然笔记》，相较于其早期作品，对自然的书写更加大开大合，寓哲理思，体现出作家生态意识和审美格局的变化。新时代生态文学对对环境现状的关注，走向贯穿古今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以强烈的文化自信将人与自然共生作为审美旨趣，细察万物、体恤生命、登高望远，以蓬勃诗意表达身心与山水相洽的幽微精妙和宽广豁达。

核心阅读

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建设，给文学提供了壮实其根、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

生态文学自觉对文脉悠久的中国自然诗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时代精神和中国气象。

生态是书写现实、书写人民绕不过去的内容，生态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实践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从中华传统文化和自然诗学传统中汲取丰富养分

赓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来不乏对生命、对自然、对美的观照。中国式诗意栖居寓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旨趣。近年来，生态文学书写天地大美、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注重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从传统生态智慧中获得灵感，自觉对文脉悠久的中国自然诗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时代精神和中国气象。

中华文化重视自然，也重视自然中的人。注重“天地人”和谐共生，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底色，也给中国生态文学带来独特质地。在我们的文学中，郊野、山地、森林等自然世界的存在，与人类社会互相映衬。自然中有美的依据、善的象征和真的情义，能给人以映照和启示。有些生态文学作家以田野调查、野外生存的方式获取一手资料，这本身值得尊重，但并不意味着要去追求奇特险怪，而重在通过探秘之旅揭示“万物与我”关系的真谛。

生活中处处是生态，处处有自然景象。文学讲述人的故事，离不开与人共处的万物。从《诗经》、汉乐府，到唐宋诗歌散文及历代民歌，中国文学中历来有这样的特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种人与自然的“换位思考”

在我们的文学中比比皆是。新时代生态文学体现出接续和发扬中国自然诗学传统的努力。艾平《隐于辽阔的时光》中，草原森林的广袤、雨雪风霜的袭来、野兽猛禽的出没，让人重新认识生命的进与退、生与死。阿来《机村史诗》《三只虫草》等作品也注重通过描绘边缘地貌与民族生活，展现生态态度和精神世界的变迁。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生态文学正从根脉深厚的文化基因和蓬勃开展的本土实践中获取能量，在世界生态文学舞台闪耀中国精神的特质与光彩。

以生态视角提升现实观照的广度和深度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在改善民生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从这一角度来看，生态是书写现实、书写人民绕不过去的内容，生态文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实践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在广阔的现实题材创作中融入生态视角，有助于提升现实观照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文学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聚焦脱贫攻坚到书写乡村振兴，近年来乡土文学创作蔚为大观，生态正成为乡土书写的重要元素。无论是土地耕种，还是环境治理、绿色农业发展，生态关涉“饭碗”也关涉“美丽”，关涉物质更关涉精神。长篇小说《经山海》就在讲述海边山村脱贫故事的过程中，展开对生态建设的思考，通过种植楷树、建立乡村博物馆、乡村传统技艺非遗等情节，呈现新时代乡村新面貌。乡土文学与生态文学相对接，建立多方位审美视角，能够推动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进入新层面。

即便是城市题材，也不能忽略自然和

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城市中不仅有钢筋水泥、楼群职场，不仅有家与家、人与人的生活情感，还有风吹雨落、花开鸟鸣、星月照，有城市生态独特的温度与诗意。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支成就较高的创作流派，就是由身在城市的作家们深情叙写“地之子”主题，其中的乡村场景和故地人物、食物、季候、稼禾草树、山岭河流等，构成了城市居民的心灵田野。但在今天，这显然还不够，应予注目的还有城市里本就存在的共生元素，比如近年愈发突出的“以自然为美”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景观。李青松《北京的山》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书写“物我为一”的心志，力求写出现代化进程中生命共同体的丰富形态。

在以张炜《寻找鱼王》、张国龙《瓦屋山桑》为代表的一批少年成长题材新作品里，也出现了让人过目难忘的动植物意象以及对自然生态的生动书写。少年儿童的赤子状态映照生态的天然自在，少年儿童的身心发育又与万物生长相呼应，让读者认识到来自自然的无声教育，从而进一步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山水林田湖草沙、野外、乡间、都市、自然、生活、成长，大生态观推动着生态书写不断拓宽审美视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这些美好愿景正在成为现实。与之相匹配的生态文学创作，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生态文明理念与新时代实践为动力，将会进一步立足大地，创新表达，向世界讲好美丽中国的生动故事。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图为四川省遂宁市九莲洲生态湿地公园。刘昌松摄(人民视觉)

制图：赵德汝

新时代文学新气象

刻画永不褪色的英雄精神

汪守德

岛海底金矿的建设历程，揭开这支部队的神秘面纱，展现人民子弟兵的奉献精神和家国情怀，令人眼前一亮。

《黄金团》书写了中国军队在和平年代参与经济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黄金部队”担负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和生产任务，其传奇故事和精彩历史本身就引人入胜。面对这一题材和内容的“稀缺性”，作者没有直接书写建设历程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而是从小说创作艺术规律出发，将叙事视点下沉到这支部队的十一团十一连，展开具体生动的讲述。作品时间跨度40年，书写官兵们从大西北移师山东莱州湾建设金矿，以坚定信念和不放弃的精神，在被视作“不可能的地方”成功开采出金矿，完成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作品将“黄金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官兵们的成长进步和心路历程置于时代发展的历史中，真切动人。

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将写实与虚构有机结合。作者曾是基建工程兵，对这一题材

具有独特的认知和情感，同时悉心查阅相关资料，深入三山岛实地考察。依靠真实历史背景、真实人物、真实工程，作品营造了有据可凭、真实可信的故事氛围。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与艺术加工，虚构了大部分人物，铺展开曲折生动的情节。作品中既有官兵们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也有人物间错综复杂的故事，如部队辗转和金矿建设过程中的方案讨论。作者以直面现实的文学担当，书写官兵生活各个侧面，看似细碎却富有意味，使作品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精细的生活截面。主线情节之外，跨度40年的故事涵盖“黄金部队”官兵怎样面对社会与人生难题，展现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作品较好平衡了集体群像与个体塑造之间的关系，苏继轩、牛幸娃、陶芳州等主要人物立体丰满，个性鲜明。他们身上既有理想信念坚定、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拼搏奋斗的共同品质，又人各其面，或温文尔雅，或率

真耿直，自有其独特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轨迹。战斗和生活在“黄金部队”大家庭的他们既相互关心、理解和支持，也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最终都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顾全大局。作品不仅描写这支部队为国家找金矿、挖金矿的光荣历程，而且写了人民子弟兵忠诚担当、把小我融入大我的金子般的高贵品质。当然，众多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的贴合度、故事的生动性还需由读者来评价。

《黄金团》拓展了军旅题材的表现内容，让读者了解到“黄金部队”轰轰烈烈的历史，并且凭借作者一贯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创作风格，写出了壮阔历史的文学魅力，兼具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特别是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揭示，唤起读者对英雄精神的由衷感佩，调动和激发着当代读者对军旅题材的审美热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支部队的金色辉煌永不消逝；在文学的版图上，对英雄精神和红色血脉的书写也永不停歇。



《黄金团》：樊希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军旅题材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值得创作者潜心开掘。樊希安长篇小说《黄金团》取材新颖，讲述的是鲜为人知的“黄金部队”故事。作品通过叙写山东莱州湾三山

